



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

欧也妮·葛朗台

Grandet



CLASSIC
LITERATURE
联袂推荐

原著 / 巴尔扎克「法国」
译者 / 傅雷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

欧也妮·葛朗台

Eugénie Grandet



原著 / 巴尔扎克 [法国]

译者 / 傅雷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也妮·葛朗台 / (法) 巴尔扎克著; 傅雷译. —
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8.1

(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)

ISBN 978-7-5455-3351-4

I. ①欧… II. ①巴… ②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77735号

欧也妮·葛朗台

OUYENI GELANGTAI

出品人	杨 政
原 著	[法] 巴尔扎克
译 者	傅 雷
责任编辑	李 蕊
责任印制	董建臣 张晓东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电子邮箱	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	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55mm×215mm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233千
定 价	24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3351-4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不管他愿意与否，也不管他同意与否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这部庞大而奇特的作品的作者，在他不知不觉之中，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阵营。巴尔扎克朝着目标勇往直前，紧紧地抓住现代社会。他从所有人身上都抽出某种东西来，他写出一些人的幻想，另一些人的希望，这些人的呼声，那些人的假面。他搜索恶习，解剖情欲。他发掘和探查人、灵魂、心地、头脑以及每个人身上都深藏着的奥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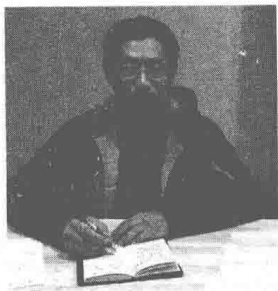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法国传记名家 亨利·特罗亚



C L A S S I C

“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”丛书

名家编译委员会



| 丛书翻译总顾问 |

纪江红

北京人，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，历任进出口工业贸易翻译、外企市场开发工程师、广告设计公司业务经理、DM媒体执行主编、出版公司总编辑等职务，主持编译了《世界十大名著》等大型丛书，个人译著包括《设计中的设计》《白》《奢侈：爱马仕总裁回忆录》等。

丛书编译者（部分）以下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程培耕 | 著名中小学教育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|
| 郭彦甫 | 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研究生毕业，资深翻译 |
| 黄林亚 |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，高级翻译 |
| 李 凡 | 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，资深翻译 |
| 李 辉 |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、教授 |
| 林清源 | 北京语言学院英美语言文学系博士毕业，高级翻译 |
| 鲁 西 | 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后，资深翻译 |
| 罗永平 |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博士，资深翻译 |
| 倪晓卿 | 社科院世界文学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|
| 吴丽萍 | 知名翻译家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、教授 |
| 吴勇岩 | 浙江大学教授，浙江省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|
| 尹正斌 | 外交学院国际教育学博士毕业，高级翻译 |

译序

P r e f a c e

巴尔扎克（1799—1850），19世纪法国最负盛名的小说家，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。巴尔扎克生活的年代，法国正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，新旧交替导致社会矛盾激化，局势动荡，使社会思潮空前活跃，推动了法国文学的发展，也对巴尔扎克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从1829年到1848年，巴尔扎克用20年时间创作出了巨著《人间喜剧》。

《人间喜剧》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奇迹，包含了巴尔扎克91篇长短不等的小说，多达2400余个人物形象。这部巨著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法国当时的社会现实，将贵族阶级日渐衰落、资产阶级迅速发迹以及金钱带来的罪恶，一一囊括其中，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、包罗万象的历史画卷。其中，被誉为“最出色的画卷之一”的作品就是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。

巴尔扎克对文学，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而这两点也完整地呈现在了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中：

第一，巴尔扎克对社会风俗的细致描摹。他在作品中对财产、宅地、家具、衣饰……涉及人们生活各方面的描写力求真实细腻，就连涉及的经济资料也力争具体详尽。这一特点在本书中也有恰如其分的体现，比如本书开篇是长达几十页的冗长描写，向读者展示了索漠城的房屋、街道和风土人情，介绍了老葛朗台的经历、家庭环境、生活起居，如此长篇累牍的描写并非闲笔，而是为人物铺设的真实且极具说服力的舞台。这种纤毫毕现的描写手法、如实反映现实的表述方式，能使读者深入认识书中的客观世界，有如临其境之感。

第二，巴尔扎克擅长塑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典型人物。这些人物都具有惊人的偏执狂式的激情，这种疯狂的、病态的激情控制了人物的身心，最终导致其走向毁灭，甚至毁掉别人。比如本书的主人公葛朗台，他对金钱的追逐和欲望是空前的、无法克制的，他为此不惜泯灭人性、践踏亲情，甚至至死不悔。这种偏执或者说是怪癖，使葛朗台的形象尤为鲜活饱满，读来撼人心魄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而葛朗台也由此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四大著名吝啬鬼形象之一。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的故事结构相对简单：法国索漠城里最富有的葛朗台吝啬而精明，他有一个善良纯真的独生女欧也妮，欧也妮爱上了落魄的堂弟夏尔，故事就此拉开序幕。

在葛朗台眼中，金钱高于一切，“贪婪”“吝啬”等词已经不足以来形容他，他对金钱的疯狂占有欲达到了变态的程度。在金钱和亲情之间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金钱，一次又一次地把亲情践踏得面目全非。

与葛朗台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他的女儿欧也妮。她漠视金钱，为了帮助恋人，毫不犹豫地将全部积蓄交给对方；她以仁慈之心对待世界，若干年后还用父亲的遗产修建教堂、学校和养老院，自己则过着简朴的生活。

欧也妮的堂弟夏尔，之前只知道奢华享受，但在父亲因破产而自杀后，他不得不远赴印度赚钱谋生。为了获取金钱，他不惜出卖良知和爱情，堕入了资本主义肮脏的深渊，沦为了金钱的奴隶。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，但是，由于巴尔扎克为情节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真实而生活化的背景，以及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因此，这部诞生于1833年的小说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脱颖而出，享誉世界，成为一部经典之作。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Part1 · 第一部

— 欧也妮·葛朗台 —

002 · 资产者的面目

029 · 巴黎的堂兄弟

046 · 外省的爱情

078 · 吝啬鬼许的愿· 情人起的誓

117 · 家庭的苦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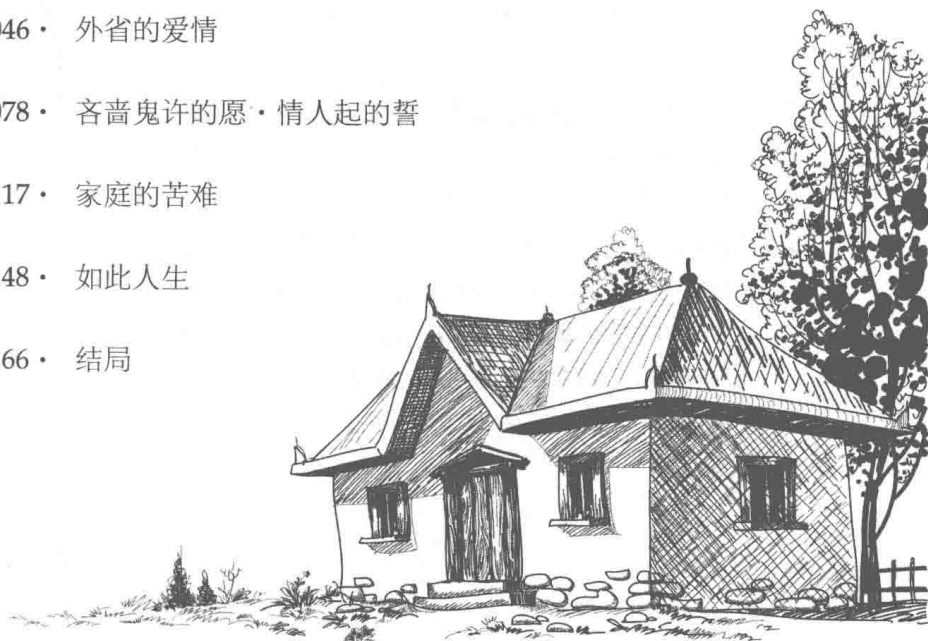
148 · 如此人生

166 · 结局

Part2 · 第二部

— 奥诺丽纳 —

169 ·



Part 1 · 第一部

欧也妮·葛朗台

EUGÉNIE GRANDËT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是巴尔扎克的杰作，讲述了19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法国索漠城葛朗台家族的故事。主人公老葛朗台唯钱是亲，对金钱疯狂偏执的贪欲使他道德沦丧，他的女儿欧也妮则将金钱看作帮助别人、表达爱意的方式之一。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，书中人物对金钱的态度各有不同，巴尔扎克通过描述这些“不同”，向读者呈现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百态。

l i t e r a t u r e

— 资产者的面目 —

某些外省城市里面，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，最荒凉的旷野，最凄凉的废墟，令人郁悒不欢。修道院的静寂，旷野的单调，和废墟的衰败零落，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。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，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步声，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有几分像僧侣的人，一动不动，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，外乡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作没有人住的空屋。

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，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。一条起伏不平的街，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，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。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有些地方暗得很，可是颇有些特点：小石子铺成的路面，传出清脆的回声，永远清洁，干燥；街面窄而多曲折；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，坐落在城脚下，属于老城的部分。

上了三百年的屋子，虽是木造的，还很坚固，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，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。你走过这些屋子，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，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，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，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。

有些地方，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，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线条，木料支架的屋顶，年深月久，往下弯了；日晒雨淋，屋面板已经腐烂，翘曲。有些地方，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，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，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盘石竹或蔷薇，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。再往前走，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，我们的祖先别出心裁，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，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了：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，或者是一个天主教联盟

的成员在诅咒亨利四世。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，表示他们是旧乡绅，掌管过当地的行政，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。

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，摇摇欲坠的屋子，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；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，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，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，还看得出遗迹。

这条街上，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，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，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习艺工场^①。

宽大低矮的店堂，没有铺面，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，没有橱窗，可是很深，黑洞洞的，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装潢。满板的大门分作上下两截，简陋地钉了铁皮；上半截望里打开，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，老是有人开进开出。

门旁半人高的墙上，一排厚实的护窗板，白天卸落，夜晚装上，外加铁门好落锁。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，就靠大门的上半截，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，透进一些空气与阳光。半人高的墙壁下面，是陈列商品的地位，招徕顾客的玩意儿，这儿是绝对没有的。

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：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鳕鱼，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，楼板的小梁上挂着黄铜索，靠墙放一排桶箍，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。

你进门吧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干干净净的，戴着白围巾，手臂通红，立刻放下编织物，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，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，对你或者冷淡，或者殷勤，或者傲慢，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。

你也可看到一个卖酒桶木材的商人，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，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。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码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；但是安茹地区所有的箍桶匠，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料的。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，

① 习艺工场：当初教会设立来救济贫苦妇女的地方。

他能卖掉多少桶板，估计的准确最多是一两块板上下。一天的好太阳教他发财，一场雨水教他亏本：酒桶的市价，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。

这个地方像都兰区域一样，市面是由天气做主的。种葡萄的，有田产的，木材商，箍桶匠，旅店主人，船夫，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阳；晚上睡觉，就怕明早起来听说隔夜结了冰；他们怕风，怕雨，怕旱，一会儿要雨水，一会儿要天时转暖，一会儿又要满天上云。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，争执是没得完的。晴雨表能够轮流叫人愁，叫人笑，叫人高兴。

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“黄金一般的好天气”这句话对每份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。而且个个人会对邻居说：“是啊，天上落金子下来了。”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带来多少利益。

在天气美好的季节，到了星期六中午，就没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。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，一方小园地，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。买进，卖出，赚头，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，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，说长道短，刺探旁人的私事。

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，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。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，绝没办法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。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，那些无从窥测的，又暗又静的屋子，藏不了什么秘密。

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过活：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，在那里吃中饭，吃晚饭，吵架拌嘴。街上的行人，没有一个不经过他们的研究。

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外省，免不了到处给人家取笑。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，昂热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，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

早先本地的士绅全住在这条街上，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，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——这种古风现在是一天天的消灭了——的遗物。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屋子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古色古香的街上，连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，全部的气息使

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。拐弯抹角地走过去，你可以看到一处黑魆魆的凹进去的地方，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。

在外省把一个人的家称作府上是有分量的；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，就没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。

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，自有它的前因后果，那是从没在外省耽留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。葛朗台先生，有些人还称他作葛朗台老头，可是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，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，识得字，能写能算。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，他正好四十岁，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。他拿自己的现款和女人的陪嫁，凑成两千金路易，跑到县政府。标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，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送，就三钱不值两钱的，即使不能算正当，至少是合法地买到了县里最好的葡萄园，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地。

索漠的市民很少有革命气息，在他们眼里，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，前进分子，共和党人，关切新潮流的人物；其实箍桶匠只关切葡萄园。上面派他当索漠县的行政委员，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。

在政治方面，他包庇从前的贵族，想尽方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标卖；商业方面，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两千桶白葡萄酒，代价是把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，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，弄到了手。

拿破仑执政的时代，好家伙葛朗台做了市长，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，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；拿破仑称帝的时候，他变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。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，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，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，因为他有红帽子嫌疑。葛朗台丢掉市长的荣衔，毫不惋惜。在他任内，为了本城的利益，已经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。

他的房产与地产登记的时候，占了不少便宜，只完很轻的税。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，靠他不断地经营，他的葡萄园变成地方上的顶儿尖儿，这个

专门的形容词是说这种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极品的好酒。总而言之，他简直有资格得荣誉勋位勋章。

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。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，他的女人三十六，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。

大概是老天看见他丢了官，想安慰安慰他吧，这一年上葛朗台接连得了三笔遗产，先是他丈母德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，接着是太太的外公德·拉贝特利耶先生的，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，冉蒂耶太太的：这些遗产数目之大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三个老人爱钱如命，一生一世都在积聚金钱，以便私下里摩挲把玩。德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把放债叫作挥霍，觉得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还实惠。所以他们积蓄的多少，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。

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，那是尽管我们爱讲平等也消灭不了的，他成为本区纳税最多的人物。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^①，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，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，一座老修道院，修院的窗子、门洞、彩色玻璃，一齐给他从外面堵死了，既可付捐税，又可保存那些东西。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原，上面的三千株白杨是一七九三年种下的。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产业。

这是他看得见的家私。至于他现金的数目，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大概。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，替葛朗台放债的，另外一个德·格拉桑，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，葛朗台认为合适的时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，分些好处。在外省要得人信任，要挣家业，行事非机密不可；老克罗旭与德·格拉桑虽然机密透顶，仍免不了当众对葛朗台毕恭毕敬，使旁观的人看出前任市长的资力何等雄厚。

索漠城里个个人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，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窟，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，快乐得无可形容。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

① 阿尔邦：每个阿尔邦约等于30至51亩，视地域而定。每亩等于100平方公尺。

事，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都是黄澄澄的，染上了金子光彩。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，像色鬼、赌徒或帮闲的清客一样，眼风自有那种说不出的神气，一派躲躲闪闪的，馋癆的，神秘的模样，决计瞒不过他的同道。凡是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，这些暗号无异帮口里的切口。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欠人家什么；又是老箍桶匠，又是种葡萄的老手，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一千只桶，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桶，他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；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，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，他老是有酒桶出卖，他能够把酒藏起来，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，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。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。

那有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成，他乖乖地囤在家里，一点一点地慢慢卖出去，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。讲起理财的本领，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，是条巨蟒：他会躺在那里，蹲在那里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，倒进大堆的金银，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，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，不动声色，冷静非凡，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。

他走过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，又敬重，又害怕。索漠城中，不是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的吗？某人为了买田，从克罗旭那里弄到一笔借款，利率要一分一，某人拿期票向德·格拉桑贴现，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。市场上，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，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。有些人认为，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一宝，值得夸耀。不少做买卖的，开旅店的，得意扬扬地对外客说：

“嘿，先生，上百万的咱们有两三家；可是葛朗台先生哪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！”

一八一六年的时候，索漠城里顶会计算的人，估计那好家伙的地产大概值到四百万；但在一七九三到一八一七中间，平均每季的收入该有十万法郎，由此推算，他所有的现金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。因此，打完了一场牌，或是谈

了一会葡萄的情形，提到葛朗台的时候，一般自作聪明的人就说：“葛朗台老头吗？……总该有五六百万吧。”要是克罗旭或德·格拉桑听到了，就会说：

“你好厉害，我倒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！”

遇到什么巴黎客人提到罗特希尔德或拉斐特那般大银行家，索漠人就要问，他们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。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，回答说是的，他们便把脑袋一侧，互相瞪着眼，满脸不相信的神气。

偌大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了金。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什么可笑，给人家当话柄的地方，那些话柄也早已消灭得无影无踪了。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，到处行得通；他的说话，衣着，姿势，眨眼睛，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；大家把他仔细研究，像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，终于发见他最琐屑的动作，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。

譬如，人家说：

“今年冬天一定很冷，葛朗台老头已经戴起皮手套了：咱们该收割葡萄了吧。”

或者说：

“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，今年的酒一定不少的。”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，不买面包。每个星期，那些佃户给他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：阉鸡，母鸡，鸡子，牛油，麦子，都是抵租的。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，磨坊司务除了缴付租金以外，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，再把面粉跟麸皮送回来。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妈子，叫作长脚拿依的，虽然上了年纪，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。房客之中有种菜的，葛朗台便派定他们供应菜蔬。至于水果，收获之多，可以大部分出售。烧火炉用的木材，是把田地四周的篱垣，或烂了一半的老树，砍下来，由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，用小车装进城，他们还有心巴结，替他送进柴房，讨得几声谢。

他的开支，据人家知道的，只有教堂里座椅的租费、圣餐费、太太和女儿的衣着、家里的灯烛、拿依的工钱、锅子的镀锡、国家的赋税、庄园的修理和

种植的费用。他新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一座树林，托一个近邻照顾，答应给一些津贴。自从他置了这个产业之后，他才吃野味。

这家伙动作非常简单，说话不多，发表意见总是用柔和的声音，简短的句子，搬弄一些老生常谈。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，逢到要长篇大论说一番，或者跟人家讨论什么，他便马上结结巴巴的，弄得对方头昏脑涨。这种口齿不清，理路不明，前言不对后语，以及废话连篇把他的思想弄糊涂了的情形，人家当作是他缺少教育，其实完全是假装的；等会故事中有些情节，就足以解释明白。而且逢到要应付，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，他就搬出四句口诀，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，叫作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够，我不愿意，慢慢瞧吧。”

他从来不说一声是或不是，也从来不把黑笔落在白纸上。人家跟他说话，他冷冷地听着，右手托着下巴颏儿，肘子靠在左手背上；无论什么事，他一朝拿定了主意，就永远不变。一点点儿小生意，他也得盘算半天。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话之后，对方自以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风，其实早已吐出了真话。他却回答道：

“我没有跟太太商量过，什么都不能决定。”

给他压得像奴隶般的太太，却是他生意上最方便的挡箭牌。

他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，不吃人家，也不请人家；他没有一点儿声响，似乎什么都要节省，连动作在内。因为没有一刻不尊重旁人的主权，他绝对不动人家的东西。

可是，尽管他声音柔和，态度持重，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与习惯，尤其在家庭里，不像在旁的地方那么顾忌。

至于体格，他身高五尺，臃肿，横阔，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，多节的膝盖骨，宽大的肩膀；脸是圆的，乌油油的，有痘瘢；下巴笔直，嘴唇没有一点儿曲线，牙齿雪白；冷静的眼睛好像要吃人，是一般所谓的蛇眼；脑门上布满褶皱，一块块隆起的肉颇有些奥妙；青年人不知轻重，背后开葛朗台先生玩笑，